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十七

吳　汪榮寶撰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注〕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注〕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注〕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文帝愛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晁錯犯憲嘉奏誅錯折節周昌汲黯〔注〕折節謂直諫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爲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爲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爲弘詖不忠守儒轅固申公〔注〕轅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

楚王卒爲所亨此二人終不屈其道蕭異董相夏侯勝

京房〔注〕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蕃異美行音義

見前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者音義園公史記留侯世家作東園公甪里上音鹿漢書作角里按世德堂本作甪里司馬云甪盧谷切或作角音同留侯世家云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於是上自將兵而東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按此文當在上文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下不當在此

處前漢紀高祖紀可證漢書張良傳述此惟云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無曰東園公云云蓋今本史記多爲後人竄改梁氏志疑云侍宴時各言姓名必有其敷奏乃對以號又自稱曰公曰先生草野倨傲必無此理卮林皆辨之似以此爲史遷之妄則亦忘今本史記之多非史遷舊文也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按法言此文敘四人先後與世家不同東園公作園公亦與世家異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云云姓字及夫第竝與法言合蓋子雲孟堅所見史記如此世家索隱引陳留志云園公姓唐隸釋十六引作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按卽聖賢羣輔錄而爲此說王貢兩龔鮑傳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

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闕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梁氏志疑云索隱引陳留志崔周世譜四八目載園公等姓名及字師古王貢等傳注並棄略無取是也又有以園為圖者東觀餘論據漢世石刻作園以園是冊牘傳寫之差圖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圖公之後匡謬正俗辨之曰四皓有園公非園公又有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者見周密齊東野語而後書康成傳孔融即稱夏黃公周密熙引諸書以證綺里季夏之非又有以角里之角當作兩點下用者見宋史儒林傳而角無其字路史發揮四皓辨已言其誤矣胡部郎玉稽云東園一祇作園又作圖圖為邑名玉篇及廣韻二十五駁言之又為國名二十阮言之東園之為地名既有明證則知綺里夏黃甪里亦地名綺里甪里尤與樗里槐里賊里類也曰公曰季曰先生皆所以尊之季卽士冠禮伯仲叔季唯其所當之季所謂且字者也榮按隸釋十六載四老神坐神祚機有園公神坐園公神祚機甪里先生神坐綺里季神祚機而夏黃公並闕廣韻圖字注云後漢末圖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圖氏本氏於其國證以四老神坐神祚機則幼舉自序以圖為圖

公之後固非無據公羊傳文公篇楚子伐圈元和姓纂云圈風俗通云楚鬻熊之後一本云姓卷氏鄭穆公之
後秦末為博士避難改為圈氏陳士元姓觿五引國名紀云圈國芊姓後因氏然則圈公以國為氏或作園者
託名標幟本無正字聲近通用古書常例師古據班書作園遂以幼舉為非良為疏陋以此推之綺里夏黃角
里亦皆其人之姓氏古來託名標幟字往往多作舊讀如貫陽讀射陽尤吾讀鉛牙其例非一此角里相承訛
如鹿里俗以其與角之今音不同欲並異其文故或書角為甪而據四老神坐觀之則隸變為已久崔儷銓以
作甪為是作甪為非宋史儒林傳尤為無稽又綺里季者季即其字然則四皓名雖不詳而姓字未嘗盡秘後
人不知圈為圈之異文妄謂居園中故號園公因疑綺里季等亦皆是號若漢陰丈人河上公之比好事者遂
別撰邑里姓名列之譜諜其為虛妄本不足辨而師古乃謂隱居之人祕其氏族正與諸家同為臆說耳言辭
婁敬陸賈者劉敬叔孫通列傳云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
設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
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高祖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
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
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上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
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
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
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
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對曰誠能以長
公主妻之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去長安近者七
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藝文志有劉敬三篇
入儒家今不傳酈生陸賈列傳云陸賈者楚人也以客
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

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
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因進說他曰秦失其政諸侯豪
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
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
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於是尉他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今
王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陸生卒拜尉他
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
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
乎高帝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孝
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
免家居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
陸生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呂氏謀益衰及誅諸呂立孝

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陸生
竟以壽終藝文志春秋家有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又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按今存新語十二篇執正王
陵中居嘉者晉義執正俗本作執政誤司馬云宋吳本正作政按執正猶云持正正政古雖通用然此不必假
政字爲之宋吳本蓋傳寫之誤陳丞相世家云孝惠帝六年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
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沛
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
卒史記張丞相列傳云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還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
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封爲故安侯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若通
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來且
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
泣曰丞相幾殺臣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為內史丞相
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讁罰侵削諸侯而實幸
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
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
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
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
乃外堧垣之故他官居其中按官謂官署若今言衙門且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折節
周昌汲黯者音義折節之設切歛云折疑抗字之誤言
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亓華山碑禮與岱
亓是也凡從亢之字小或作亓劉寬碑仿浮雲之志仿
卽伉字殺阬神祠碑於是殺所以為之貪阬卽阬字竝
其證也此文抗字從隸體作抗形與折似因誤為折按
歛說至豎折節無義必抗節之誤張丞相列傳云周昌
者沛人也秦時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

監於是周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立為漢王以周昌為
中尉漢王四年拜為御史大夫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
封封周昌為汾陰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
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周昌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
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
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
少為符璽御史侍高祖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
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羣臣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
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
趙相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乃使使召周昌昌
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月餘飲藥而死周昌
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汲鄭列傳云汲黯字長孺濮
陽人也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
即位黯為謁者遷為滎陽令病歸田里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歲餘東海大治

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
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
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
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
最後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
質責湯於上前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
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弘湯深心疾黯弘
爲丞相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後黯坐小法會赦
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召拜黯爲淮陽太守七
歲而卒守儒轅固中公者轅固世德堂本作袁固儒林
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
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
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
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

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
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又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
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
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蘭陵王臧令上初卽位
爲郎中令及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請天子欲立明東帛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堂以
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天子默然
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下趙
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蕃異蕃机夏侯勝京房者晋義蕃與災同按世德堂本作災異
劉孝標辯命論李注引亦作災異蕃仲舒見修身疏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始昌族子勝字長公東平
人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蘭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徵爲
博士光祿大夫用尚書授太后按上官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孝

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於是丞相義蔡義御史大夫廣明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下獄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下詔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
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又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
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言其將然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
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
事房嘗宴見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春秋所記災異盡
備今所任用者誰與明主宜自知之房指謂石顯上曰已論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
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房去月餘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博皆棄
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注避秦之亂隱居商山按今陝西商州山中梁氏志嶢云四

人或聚隱一處亦未可知然史但言逃匿山中不詳何山王貢等傳序云商雒深山然後史書鄭康成傳云南山四
八日云上洛商山水經丹山注云隱上洛西南楚山夫商楚在關中等有避秦謝漢而反居近地乎是說未可
信按水經注丹水篇云楚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源上合舍于四皓廟東
然則四皓之隱居楚山信而有徵楚山在今商州西南為商雒諸山之一商雒諸山皆秦嶺南之支脈故商亦謂之商
山亦謂之南山非有異也圖公嘗為博士則始固仕秦避亂入山以待天下之定何必不在近地梁氏疑其所
不當疑其說殊不足取　注免陵乃得封世德堂本封下有之字　注文帝愛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按愛
幸各本皆作佞幸義不可通此謂文帝愛幸通而使通有意慢之禮於朝語本史記妄人以通在佞幸列傳遂
改為佞幸則與至使慢禮句不相接矣又嘉收通世德堂本作嘉折之　注鼂錯犯慈按世德堂本鼂錯上
有又字　注折衡謂直諫按此李本折衡作抗衡之證字惟作抗故以直諫釋之錢本謂作為則以正文及注
抗皆誤折折衡之與直諫義有不同故不云謂而云為耳世德堂本無此注　注高祖至不忠按治平本無此
注今據世德堂本補　注卒為所亭世德堂本作卒為楚王所案按儒林傳作胥靡中公彼集解引徐廣云腐

刑傳稱中公自楚歸稱年八十餘見微安有爲楚王戊所亭之事此注亭字必刑字之誤注善推陰陽知災異按治下本世德堂本皆作災異錢本作蕃異與正文一律今據改漢書眭兩夏侯等傳贊云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又按辯命論李注引此文李軌注云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當在此注之首今各本皆無此語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注〕蕭何規模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注〕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介高帝叔孫通曰槼人也〔注〕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注〕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爲國晁錯曰愚〔注〕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

服斬於東市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注〕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踈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注〕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注〕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注〕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者蕭相國世家云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五年定天下論功行封高祖以蕭

何功最盛封爲鄭侯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漢十一
年拜丞相何爲相國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
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
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
死不恨矣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又曹相國
世家云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高祖爲
沛公而起也參以中涓從沛公爲漢王封參爲建成侯
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漢王爲皇帝以長子肥爲齊
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號曰平陽侯參功凡下二國縣
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
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
參爲齊丞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
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
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
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
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
酒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至朝時惠帝讓
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
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
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參爲
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解嘲云蕭規曹隨顏注云
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按規謂法令隨謂
無所變更規隨亦韻語滕灌樊酈曰俠介者音義樊酈
音歷樊酈滕灌列傳云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高祖之
初與從劉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
高祖爲沛公以爲太僕從擊秦軍賜爵封轉爲滕公項
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從擊項
籍至彭城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
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卒得脫
漢王既至滎陽賜嬰食祈陽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
帝嬰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
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
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
以尊異之卒謚爲文侯集解云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
故號滕公正義云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
十五里又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
公嬰初以中涓從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十月拜
爲中謁者賜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拜爲中大夫
遷爲御史大夫漢王立爲皇帝剖符世世勿絶食潁陰
號曰潁陰侯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按別與
從對文從譌從高帝別譌自卒一郡降城四十六定國

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杜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孝文皇
帝三歲嬰爲丞相後歲餘卒謚曰懿侯又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
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以卻敵先登賜爵封號賢成君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
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歸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是日微樊噲沛公事幾殆項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還爲郎中攻
城先登還郎中騎將卻敵還爲將軍賜食邑杜之樊鄉益食邑平陰漢王爲帝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
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還爲左丞相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
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孝惠六年卒謚爲武侯又曲周侯酈商者高陽
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項羽立沛公爲漢

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賜食邑武成漢王爲帝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號曰涿侯更食曲周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卒謚爲景侯兪云侯與夾通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此卽楊子所本按兪說是也子雲於書歐陽此作俠介疑亦歐陽之異文規隨疊韻夾介雙聲吳王吏部仁傻云規隨夾介一縱一橫規隨者言乎其相先後也夾介者言乎其相左右也叔孫通曰棸人也者叔孫通見五百疏晉義棸人七鹽切按棸讃爲愉義詳後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者爰世德棠本作袁按史記作袁盎漢書作爰盎袁韓爰同爲一氏陳胡公之裔名諸字伯爰其孫濤塗以王父字爲氏左傳僖公篇作韓濤塗公羊穀梁作袁濤塗晉義盎鳥浪切袁盎鼂錯列傳云袁盎者楚人也字絲孝文帝卽位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上禮之恭袁盎進曰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宰宗宰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淮南厲王驕甚袁盎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上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

行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淮南王至雍病
死上哭甚哀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
非口所嘗弗進過曾參孝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
下從代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
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之者三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於是上乃解宦者趙同以數
幸常害袁盎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餘人載上笑下趙同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
袁盎曰聖主不乘危而徼幸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
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郤慎夫人
坐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
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爲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說慎夫人慎夫
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調爲
隴西都尉遷爲齊相徙爲吳相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
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乃
之丞相舍上謁即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

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欲請治盎人有告袁盎者袁盎入見請辟人賜閒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袁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居家景帝時時使人閒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晁錯曰恐者晁史記漢書列傳皆作鼂史記孝景本紀及漢書景帝紀皆作晁史記酷吏傳作鼂太史公自序作朝廣韻鼂亦姓引風俗通云衛大夫史鼂之後漢有鼂錯直遙切又陟遙切晁上同鼂古文按說文鼂匽鼂也讀若朝從黽從旦鼂即鼂之俗晁亦說文所無蓋朝之別體今晁氏字皆作晁袁盎鼂錯列傳云鼂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孝文帝時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句還因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遷為中大夫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

其枝郡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
何也鼂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吳
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錯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
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日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夫錯鼂患諸侯彊大
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音義晁錯曰恐天復本作由忠司馬云天復本忠作由忠令從
諸家錯知諸侯太強必爲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侯
自家也故以錯爲恐陶氏鴻慶說法言札記云上文論爰盎言忠不足而談有餘是以盎之挾私害錯爲不忠
也又以錯之盡忠爲恐豈君子善善從長之義乎天復本作由忠當從之由與猶同禮記檀弓注猶尚也說文
尚庶幾也言庶幾其忠也許其忠而恐自見義較今本爲長按溫公說是也盎之請誅錯誠爲挾私然其事由
於錯之按私而欲請治盎二人心術相似盎特先發以制人耳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

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然則盎同忠不足矣錯亦豈得謂庶幾其忠哉李注智而

不能自明正釋愚字之義是舊本不作由忠可知也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者自酷吏至佞幸皆史記

列傳名先酷吏而後循史者酷吏列傳云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

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是史以錯爲開酷吏之先故此文因論錯而遂及酷吏也司馬云不仁之人而得

勢位如虎之得角翼俞氏樾羣經平議云角字之義自來皆剛獸言說文角部角獸角也其實角字本義當爲

鳥喙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此二句以鳥獸對言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獸有齒以

齧即不得有角以啄傳之翼者兩其足謂鳥有兩翼以飛即不得有四足以走也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

之類有齒復有角者多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文選射雉賦裂膆破嗉注曰嗉嗉也嗉爲鳥喙而其字

從角可知角字之義矣按俞說乍叕大戴禮易本命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此亦因不得角字之義而

曲爲之說虎而角翼謂以猛獸而兼鷙鳥之利其博噬不可當也世德堂本作角而翼也無者字貨殖曰蚊者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列傳之名本此論語集解云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劉疏云廣雅釋詁殖積

也周語財蓄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是解貨殖爲貨財蕃殖之義皇疏云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則以貨殖爲平列字按中庸云貨財殖焉然則貨以殖言古人常語不得以爲二事也宋云蚊之爲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彙并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生矣曰血鹵三千使捋竦飲水禍博沒齒無愁也者音義捋竦上音鄙活切俗本作將誤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按宋吳本捋竦作將疏無愁作然司馬從之世德堂本承之今悉依治平本此引伸前義之辭故更著曰字吳云楊恐未論故再釋之俞云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者乃更端之語是也宋云或以是言難之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司馬云蚊下曰衍字皆未得其說宋云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幷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吳云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司馬云三千言其來也俞云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

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
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之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
衆人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並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按宋吳解此固爲曲說兪據弇制爲釋亦紆回難通溫
公謂三千言其衆是也吾子云絲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絜三千寒如之何矣此三千義與彼同皆侈言之以
見其多汪氏中釋三九發明此義最爲通論三千國猶詩書所謂萬邦萬國之比必求其數以實之則惑矣說
文捋取易也按與采同詁詩桑柔云捋采其劉周禮太宰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
疏卽疏之別體孟子不受於褐寬博焦疏云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
褐爲賤者所服褐寬博若當時有此稱也論語云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孔云
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按此言貧而無怨恆情所難聚斂爲富
天下必有受其困者今貨殖之徒皆務朘天下之脂膏以自肥則天下之受其困者能惡衣惡食終無所怨乎
此聖人不患貧而患不安之意明貨殖之術徒足以致天下之不安而已或問循吏曰吏也者說文循順行也

循吏列傳云忝職循理亦可以爲治按吏者治人者也奉職循理則無忝於治人者之名故曰吏也新書大政

云吏之爲言理也游俠曰竊國靈也者游俠列傳集解引苟悅云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

游俠按前漢紀武帝紀文氣齊彼文作氣勢此文末注引亦作氣勢前篇云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孫氏詒

讓云靈謂威福之柄此文國靈亦謂國家威福之柄也漢書游俠傳云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皋人也而六國

五伯之皋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皋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皋已不容於誅矣竊

國靈即竊殺生之權之謂佞幸曰不料而已者佞幸列傳云此兩人按前籍孺閎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

然則佞幸者謂以佞幸見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料數也不料謂不數之猶云何足算也司馬云不自料其才德

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似失其義　注蕭何至不失按曹相國世家云參爲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

何爲法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注滕公至高帝按治平本作此四人前後輔夾

高帝乃校者删改今依世德堂本補　注叔孫至敏疾按治平本此注惟存見事敏疾四字今依世德堂本補

僉云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濡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如李氏

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體之人
也槧猶體也此說亦殊未安槧疑當爲鏩太玄上初一
挫厥鏩鏩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
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所謂鏩鏩者乎故
楊子以爲鏩人鏩字依說文本作鏨茲作槧者或亦如
鏨之與槧古本一字耳不議所引李注似僅據治不本
刪節之語而失檢世德堂本此注全文故云未詳其義
今觀全注則見事敏疾云者承上文而言謂通見高祖
方事力征則姑舍所學專言斬將搴旗之士及天下已
定乃更汲汲請起朝儀迎合巧捷故以槧爲敏疾之義
胡部郎云槧當讀爲儳說文儳佽也佽便利也方言虔
儇慧也宋楚之閒謂之儳郭注儳佽言便利也廣雅釋詁
儳疾也儳即儳字今以捷爲之叔孫通爲人機警故楊
子以爲儳人而李注即以見事敏疾釋之敏疾疑本作
敏捷蓋讀槧爲捷猶寡見篇援我手之鶉兮注云言其
純美即讀鶉爲純也綏之此說出得李義然讀槧爲儳
儳人連文亦嫌無據榮謂說文憸險陂也憸利于上佞
人也盤庚云相時憸民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又
立政云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云憸利佞人也釋文
兩引徐邈音並七漸反是讀與槧同則槧人即憸人用
尚書訓字作槧者常亦三家異文弘範云見事敏疾正
本馬義也　注說景至爲國按治不本此注刪而爲挾

私斬錯四字事既疏漏文亦未洽今依世德堂本補注書策至東市按此注亦依世德堂本增補治平本作削諸侯以危身則於恐字之義無所發明不知原注智而不能自明一語正釋恐字義荀子子道云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然則智莫大於自知晁錯有智囊之號而無自知之明則愚而已矣何智之有漢書錯傳贊云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又敘傳云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皆智而不能自明之義　注郅都寧成張湯杜周之徒按寧成世德堂本誤寧戚郅都以下均見酷吏列傳傳作寧成集解引徐廣云寧一作寧　注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按竝見循吏列傳　注靈命也按李訓靈為命者讀為令也前文論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云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游俠之風成於四豪此云竊國靈正猶前文之義故知靈即是命命謂國之號令亦即威福之柄之謂　注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按竝見游俠列傳朱家世德堂本誤朱亥　注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按竝見佞幸列傳周仁世德堂作周仁文傳云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云案仁字文又傳云令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又云嫣者弓高侯孽孫也集解引徐廣云韓王信之子頹當也則嫣為韓王信之

孫故稱曰王孫非北字也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注〕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注〕內明奇計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注〕誅諸呂立文帝也霍將軍之勇〔注〕處廢興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注〕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注〕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注〕利在安身社稷之臣者孟子云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袁盎列傳云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按孟子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稷臣以國家之安危爲己任不必與一君共存亡蓋說非古義張子房之智者留侯世家云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

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甚急得力士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
匿下邳爲任俠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
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留
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爲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乃彊食之曰人生
一世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漢書張陳王周傳張良字子
房陳平之無悟者陳丞相世家云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爲人長美色陳涉起而王
陳立魏咎爲魏王陳平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
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爲信武君往擊降殷王而還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

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閒行杖劍亡渡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乃拜平爲都尉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召讓平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閒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得請骸骨漢王乃謝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六年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復賞魏無知高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孝惠帝六年以陳平爲左丞相孝惠帝崩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爲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孝文帝立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爲獻侯無悟世德堂本作無悞此承集注依宋吳本改吳云所舉必行無謬誤司馬云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按悟者悟之假設文悟逆也陳平之無悟謂其不事面折廷爭曲從應變終全社稷也太史公曰陳

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傾側擾攘楚魏之開
卒歸高帝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
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
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即無借之義絳侯
勃之果者絳侯周勃世家云絳侯周勃者沛人也以織
簿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
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
長拜勃爲虎賁令項羽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
威武侯拜爲將軍項籍已死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
食絳號絳侯最從高帝案際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
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
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
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
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
椎少文如此高祖已崩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
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勃與平謀卒誅諸
呂而立孝文皇帝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居月餘人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
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
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
免相就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
事長安逮捕勃治之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

反事文帝朝句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復就國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正義引括地志云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按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南論語由也果包云果謂果敢決斷也當將軍之勇者霍光見重累疏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者吳云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司馬云言雖雍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按此謂張陳周霍諸皆可為近世社稷之臣所不足者不能進於禮樂之治耳司封說似較溫公為允公孫弘董仲舒孰遵者平津侯主父列傳云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弘對策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元朔三年以弘為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月無汲黯忠陛下安得問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意爺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
津侯淮南衡山謀反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王丞相令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乃上書願
歸侯印乞骸骨天子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光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薨仲舒見修身疏上
文以張陳周霍不能進於禮樂之治為病則近世名臣以縣衛見稱者無如公孫弘董仲舒故附其執違吳云
諸近社稷之臣是也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世德堂本無者也二字言仲舒有社稷臣之才與志而無其遇
漢書董仲舒傳贊云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弘容而已矣
者列傳云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
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
言爺厚遇之然則弘以容悅為事事直事君人而已何足以言社稷之臣哉孟子云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
悅者也朱子集注云阿殉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注內明奇書世德堂本奇作其誤
奇書即傳云凡六出奇計是也　注外無違悟兪云按李注云云疑其所據本作無悟說文午部悟逆也故注

日外無違悟若是悟字則違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違悟因改悟悟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爲謬悞愈失其眞溫公反謂悞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按悟悟同聲通用李訓爲違蓋讀爲悟也青義無文是舊本不作悟可知注誅諸呂立文帝也按治不本無也字世德堂本無此注今依錢本注處廢興無所攄錢本作處興廢世德堂本無此注按重黎篇論霍光云攄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即注語所本事詳彼疏注此數公遭漢初定按霍光擁昭立宣不得云遭漢初定此注於義疏矣注倉卒之制按世德堂本制作際注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按弘範似以此或問以下別爲一章不與上屬不如吳說爲長注利在安身按世德堂本作在作用此作五臣注者據繫辭改之然利在安身云者本謂弘曲學阿世知利其身而已與繫辭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文義不同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注〕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意儁京兆之見〔注〕儁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收而治之乃明巫成

方遂也尹扶風之絜[注]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注]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將[注]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注]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廷尉之平者張釋之馮唐列傳云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謁者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上召釋之參乘間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拜爲中大夫至中郎將其後拜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廷尉奏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

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

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下廷尉釋之案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

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按當謂處斷猶云廷尉當是也義同張廷

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久之卒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顏注云

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接表書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在孝文三年與列傳諸紀事多不合梁氏志疑謂

當依大事記書爲廷尉于文之後三年或得其實也爲京兆之見者音義雋京徂究切漢書雋不疑傳云雋不

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督課郡國務之素聞不疑賢至

勃海請與相見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昭帝即位擢爲京兆尹始

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

光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者昭帝紀作及陽男子張延年京兆解見前百官公卿表孝昭始元元年青州刺史雋不疑為京兆尹五年病免見猶明也謂其明於大誼臨事不惑尹扶風之絜者尹翁歸傳云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延年親臨見次及翁歸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徒署督郵所舉應法舉廉為緱氏尉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祝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
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注云皆治在長安中顏注云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
為右扶風也按表孝宣元康元年東海太守尹翁歸為右扶風四年卒絜猶清也令字作潔詳間明疏王子貢
之介者王尊傳云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舉幽州刺史從事補遼西鹽官長初元
中舉直言遷虢令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
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
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
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太后徵史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
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元帝崩成帝初即位尊劾奏丞相衡匡衡御史大夫譚張譚附下罔上懷邪迷
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令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
將鳳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

京兆尹後爲貢凡三歲御史大夫中宋祁云諸本作忠詔張忠也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
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
隄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吏民嘉壯尊之
勇節奏其狀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顏注云贛音貢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守京輔都尉
王遵爲京兆尹傳作尊表作遵者古字通用前文張釋之雋不疑尹翁歸並稱以官此不爾者尊子伯亦爲京
光見本傳而尊之前有王昌其後有王章王駿王建王嘉之屬均見表故王吉傳云吉子駿爲京兆尹先是京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是則但稱京兆嫌於無別故字
之也孟子云栁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音義引陸善經注云介謂特立之行斯近世名卿矣世德堂本無近世
二字音義將子亮切下同條侯之守者絳侯周勃世家云文帝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文帝
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栁以備胡月餘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食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五歲遷為丞相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庸知其盜買縣官器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召詣廷尉嘔血而死按條侯漢書功臣表作修顏注云修讀曰條蓨侯世家集解引徐廣云表皆作蓨字服虔云蓨音條地理志勃海郡脩市侯國應劭云音條條侯之守謂其威重堅忍太史公曰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忍穰苴曷有加焉即其義長平冠軍之征伐者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字仲卿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元朔元年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青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青出雲

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
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
長平侯元朔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匈奴右賢王當
衞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
王右賢王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千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即軍
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
而歸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
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
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爲剽姚校
尉斬捕首虜過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二年春以冠
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
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由此驃騎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
亡數萬人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
漢使人報天子天子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遂獨遣
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元
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
咸擊匈奴大將軍出塞千餘里遂至寘顏山凡斬捕首
虜萬九千級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所斬捕功
已多大將軍既還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驃騎將軍自四

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謚曰景桓侯其後大將軍青卒徐廣云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地理志汝南郡有長
平即青封地與汝氏之長平同名異實又南陽郡有冠軍武帝置故陵盧陽鄉宛臨騩聚應劭云武帝以封霍
去病去病仍出征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張晏云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
至今為縣名音義冠軍古亂切博陸之持重者霍光事詳重黎疏光傳云遺詔封光為博陸侯文穎注云博大
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顏注云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補引臣
瓚云漁陽有博陸城則顏說是也持重者光傳云光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是其義也可謂近世名將矣世德堂本無近世字按無此二字則下文請問
古語不相承矣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者僉云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是鉦鼓相對為文鼓之以道德鉦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以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按邱希
範與陳伯子書李注引班孟堅涿邪山祝文征人伐鼓用采芑語而字作征蓋魯詩如此此以征為鉦即本魯
詩僉讀得之但不必以為誤文耳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者易師六三師或輿尸凶又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貞凶荀子議兵云兵不血刃遠邇來服按輿尸者敗創之事血刃者斬獲之事仁人之師不戰而務糜爛其子弟固不可克敵而多殺傷亦不爲也注不阿於意按世德堂本作無阿注收而治之乃明凡成方遂也按世德堂本收誤取又脫明字注欲知古之良將按下文推論用兵之事與名卿無預故知此事承近世名將而言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膺使其猶劣諸〔注〕膺美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者漢書張騫傳云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至大宛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

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年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拜騫爲中郎將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蘇建傳云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廐監天漢元年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以狀語武武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勝請降武不動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

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單于召會武官屬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晉義奉使色吏切脣使同司馬云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注膚美按詩狼跋公孫碩膚文王殷士膚敏毛傳竝云膚美也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注〕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

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注〕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注〕似倡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注〕欲知誰比曰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注〕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注〕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注〕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

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飧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云云者東方朔傳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久之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稱善時朔在傍進諫上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然上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天下

罛風成俗昭然化之陛下誠能用臣朔之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衛部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行不純表傳贊引作行不純德司馬云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榮訓言不純師行不純表訓言而不皆足為法行而不皆足為來故淡書引表作德其義亦同若如溫公說則行不純德不可通矣傳贊又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莢不炫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按此即世人盛稱東方朔之所山藝文志東方朔二十篇入雜家本傳載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此流風遺書蔑如之說謂其書不副其名之盛也或曰隱者也者司馬云宋吳本或曰作或問史記滑稽傳補云

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然則朔以隱者自居故或以爲

言昔之隱者云云者即下文所稱箕子接輿是也隱道多端者宋云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曰同

也者宋云問賢也舉言舉行不逢其時錢本不逢上有而字逢讀爲逢君之惡之逢下皆同方言云逢迎也皆

人隱謂箕子賢者隱謂接輿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者談皆詼字之誤下文詼達音義云本或作談

達按隸書詼或作談與談形相似傳寫每易致訛公孫弘傳詼笑多聞今本作談笑顏注云或作詼是其證史

記滑稽列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談言疑亦詼言之詼玉篇詼調戲也詼言詼行而不逢其時即朔所云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乃詼者之隱非舉賢之隱也此言隱有三品上者舉隱次者賢隱最下詼隱者朔之所謂隱

則詼隱而已世德衰本不逢上無而字昔者箕子之涂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觸恐羅害也者箕子

見間列疏論語云箕子爲之奴焉云箕子佯狂爲奴韓詩外傳云紂作炮烙之刑箕子因知不用而言愚也殺

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李注引尸子云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

被髮佯狂論語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致者殆而孔云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孔子也皇疏云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按狂接輿猶直躬之比躬與接輿皆其名而以直與狂爲號論語稱楚者特著其國猶云鄭子產吳季札耳皇疏以楚狂連讀又別撰姓名此殆皇甫謐高士傳之謬莊子應帝王云肩吾見狂接輿與此文狂接輿之被其髮皆可證論語狂字不上屬於楚也國策秦策云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然則此漆身被髮亦互文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說者箕子當紂之時在父師之位典洪範之書懼其遺亂亡失故全身遠害以存之接輿當昭王之時晦迹不仕知孔子有聖德懼其非時見辱故作歌以感之今朔既非有斯文之寄亦非有治見亂隱之志諷諭取容因與昔賢異趣然其作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利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是朔之意乃欲竊比二子以己之避世於朝廷閒爲合於二子之義故此即用其語以詰之言朔於此兩無所處也應諧不窮正諫穢德云云者朔傳妄爲諧語顏注云諧者和韻之言也說文薉蕪也引伸之爲汙爲濁俗作穢穢德謂自汙濁其

行託於陽狂之爲以示高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所謂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是也應諧似優者俳優之爲術或滑稽多辯或笑言而合於道非專精其業者不能工而朔之應聲輒對變詐雜出雖專於爲俳優者無以過故謂之似優明其不學而能也不窮似哲司馬云臾本哲作智按傳贊作智疑司封即據漢書改之不窮謂朔達占射覆無所不通故有似乎智也諸問名曰詼達者音義詼達上音恢從本皆作詼達漢書曰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詼達又作名字達皆誤按詼達即承上文詼言詼行云云而言音義知詼達之誤而不知詼言詼行之亦爲誤則以舊本詼言詼行詼者隱也字皆已誤誤無作詼者故也詼達訓詼而能通即下文所謂滑稽之雄也惡比者音義惡比音烏按間朔何所比擬也非夷尚容依隱玩世今各本皆作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按司馬云李宋奧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悞也今從漢書是今本此文皆溫公據漢書朔傳贊增補後作五臣注者承之而翻刻治平本者亦依之擠入非舊本如此顧氏廣圻石研齋藏宋本法言跋云何義門學士校李軌注十三卷云絳雲舊藏本疑其校與司馬溫公所見李本頗有不同

如第十一卷溫公云李本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
之雄乎令從漢書明文顯然而何以義門之校全反此
言耶今年再至揚州過石研齋主人出示新得此書按
而稽之在本卷第三葉按富作節五葉首七行行字較
前後獨多而修板添補痕迹尤宛然方悟溫公所言者
其初板也義門所校者其後來修改者也按錢本正作
非夷尚容依隱玩世黃太史集任淵注引法言此文亦
然所據皆未經修改之本此八字乃衍收引朔誡子之語
全文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及御覽四百五十九引非夷
即彼文所云首陽爲拙尚容即彼文所云明者處世莫
尚于中類聚引如此御覽中作忠庸此作容者蓋子雲
所見朔詩如此傳贊亦作上容尚上義同顏云容身避
害也按傳贊此文雖用子雲語然以法言文簡恐人不
憭故選取朔語增成北辭自師古不注所出而溫公見
前後皆引法言文遂疑此亦揚子之言而以諸家爲脫
悞矣滑稽之雄者音義滑稽音骨史記有滑稽列傳彼
索隱引楚辭崔浩注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
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
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
也按款嘲謂之滑稽猶部細訓之斗筲皆取器物以喩
人事蓋古語有然若訓滑爲亂訓稽爲同而以爲能亂
同異或讀滑如字而以爲諧語滑利說稽爲計而以爲

智計疾出皆望文生義之陋也柳下惠非朝隱者與者
朔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或
以朔之所為有類於此故以為問晉義朝隱直遙切按
即朔朔所謂避世於朝廷之意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云
染述朝隱語本此文君子訓之不恭者孟子文言雖柳
下惠亦非君子所當取法者也古者高餓顯下祿隱者
司高云餓顯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是高餓顯也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是下祿隱也
注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按詳間明疏正文惟言
箕子接輿而此注更引及文王似無所取　注似倡優
按俞云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饑德似隱
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倡優也且似倡
優矣尚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
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
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
皆可說此優字之義不知詼諧正俳優之事解為安閑
則與應諧字義不相承古俳優不必為賤業優孟優旃
竝以諷諫成名朔之應諧似優乃其不名一行之真正
世人所譏稱以為與問意不相應亦失其旨漢書敘傳
云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
按汙殿謂醉入殿中小遺殿上見朔傳弛張沈浮詼諧

倡優即應諧似優之義正諫舉郅即正諫似直之義懷肉汙殿弛張沈浮即隱德似隱之義班語全本法言是班亦解優爲倡優弘範此解即據敘傳俞說失之注非夷齊是柳下惠按語本傳贊即朔詩首陽爲拙柳下爲工之義今傳贊柳下作杜下則與上文是柳下惠語義不相應御覽引朔詩作柳下必所據朔書舊本如此類聚引直作柳惠㳄可證明杜下之誤注戒其子以尙同按同疑容字之誤注飽食安坐按傳贊作安步類聚御覽引竝同注孟子至飧也按所引孟子公孫丑文彼趙注云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傳云熟食曰飧釋文飧素門反說文飧餔也從夕食會意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者音義妄譽音餘司馬云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

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者司馬云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者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按論語鄉原德之賊也集解引周生烈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此讀原如字而以為揆度之意孟子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趙注云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此讀原為愿而以為謹厚之稱論語劉疏云前篇侗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偽篇鄉愿無殺人之羿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愿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按劉說是也鄉原閹然媚世已多妄譽而人亦譽之為善故曰賊仁近鄉原也說文訕謗也是訕即妄毀之謂無所往而不為訕謗以取憎於人行與鄉原相反而賊德則同故名之曰鄉訕而以為義之賊也原訕韻語　注同乎至備矣按此約孟子盡心文為說弘範似以衆皆說之以為是七字為句與趙本不同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注〕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

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注〕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注〕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注〕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注〕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有雖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注〕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鄲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

元畏人也〔注〕言可畏敬或曰育賁〔注〕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注〕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注〕所畏謂言不愆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子蜀人也者子雲自序云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按成都今四川成都府成都縣郫今成都府郫縣楊氏田宅皆在郫而自序云成都人者蓋楊季始家於郫其後復遷成都方言載子雲答劉歆書云雄始能草文作成都城四隅銘明子雲必家成都里中也請人者人謂賢才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皇疏引袁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是請人謂請言其鄉之賢才也有李仲元者人也者高士傳云李弘字

仲元蜀人也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貢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
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游弃不之官華陽國志蜀郡士女讚云仲元抑抑邦家儀形自注云李弘
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不為章句處陋悲淬勵金石之志威儀容止邦家師之以德行為郡功曹一月而去
子賚以見辱殺人太守曰賢者之子必不殺人放之賚自以枉語家人弘遺亡命太守怒讓弘弘對曰賚為殺
人之賦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誘而誅也石碏殺厚春秋譏之孔子稱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弘實遺賚太守無
以詰也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爭為志不屈其意不累其身者華陽國志引揚子雲御覽二百六十五引益部
耆舊傳引揚雄意林引法言意均作志晉義不果良為切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不夷不惠
可否之閒者即論語云無可無不可也後漢書黃瓊傳載李固遺瓊書云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章懷太子注云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然
則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訓願學孔子也子堅引此以為傳曰者蓋古有是語法言此文亦引古之辭也華陽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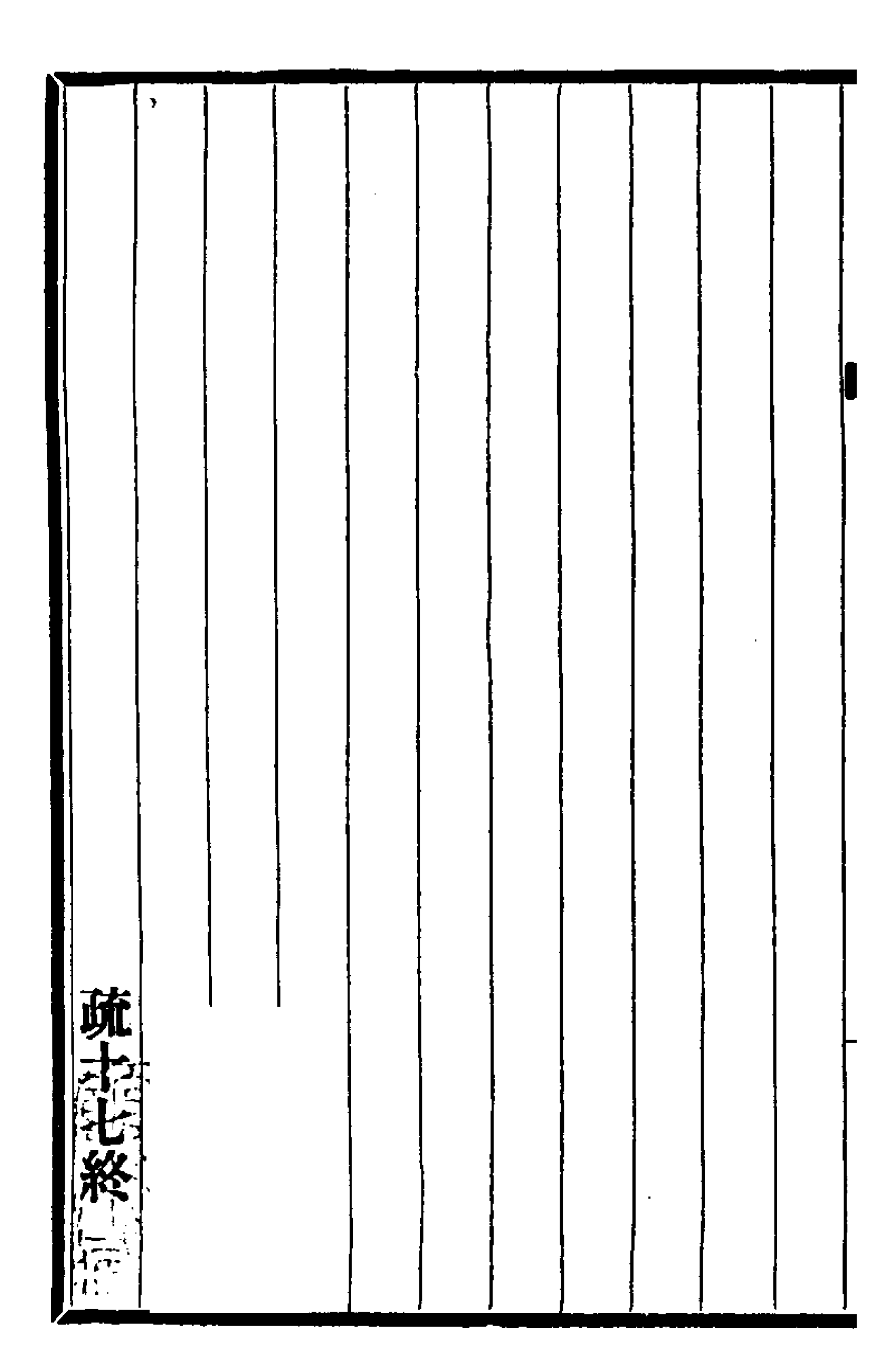
志引作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閒此以意增益之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紲臣惡乎聞者史記伯夷列傳云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索隱云西山即首陽山晉義紲臣與黜同按論語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紲臣字本此蓋子雲所據論語作三紲也書序湯既黜夏命又成王既紲殷命明黜紲互用說文黜貶下也紲絳也是黜正字紲假字也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李注引作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意林引作柳下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吳曹侍讀元忠云後漢紀太尉袁湯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紲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疑晉時流傳別本如此榮按梁書劉顯傳載劉之遴啟皇太子云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此皆引用者自以己意增損不必盡合原文也司馬云惡晉烏胡部郎云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又云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楊子蓋本此而推衍王陽貢禹遇仲尼乎者王貢兩龔鮑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即位二十餘
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吉與郎中令龔
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
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
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
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
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
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
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
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
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
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云云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
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
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
禹上書願乞骸骨天子報曰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月
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天子
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按武帝以來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
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
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宗廟迭毀

之禮皆未施行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司馬云言王貢力學絜己而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明是皓皓華藻之力也與者說文皓日出貌俗從白廣雅釋訓皓皓明也華藻猶言光采後漢書孟嘗傳載楊喬薦嘗書云嘗匿景藏采不揚華藻義本此文言是之所以明見天下者非獨是體之光采使然由其位置之高也王貢之名所以彰於仲元者非獨其節行使然由其仕宦之顯也若是則奚爲不自高者司馬云言仲元何不仕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者言節行在己登用在君相士雖有節行豈能自爲登用耶仲元世之師也御覽四百四引作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云云者音義愀如親小切舊本皆作俶如昌六切動色貌按益部耆舊傳引作戚如哀公問孔子愀然作色鄭注云愀然變動貌也說文無愀有敊云敊然也引孟子曰曾西敊然即愀字秋聲尗聲古讀相近也本作假者即敊之假華陽國志引觀其行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上鄲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者音義鄲音丹猶但也或古鄲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按世德堂本承集沈從宋吳本作但鄲但同部故得通用此類語辭以聲爲義多無正字但之本義爲裼假爲承轉之辭後人習見故不疑耳司馬云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者廣雅釋言畏威也逸周

書謚法猛以彊果曰威又彊義執正曰威或曰育賁者
音義育賁音奔史記范雎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
之勇焉而死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又蔡澤列傳夏育太史噭音吒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
夫索隱引高誘云夏育以爲田博所殺育亦作鬻王子淵
洞簫賦桀跖鬻博儡以頓頓李注云鬻夏育也古字同
博中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
希中博角勇臨雛奮椎中博即田搏史記袁盎列傳索
隱引高誘戰國策注作中繻又范睢傳集解引許慎云
孟賁衛人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虎兕按此問勇者之所以爲威與仁者之所
以爲威其異同若何也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者
宋云非心服之畏請條曰非正不視云云者論語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鄭注云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　注蜀有至未
聞按世德堂本此注無豈伊仲元四字仲元已顯上有
然字經傳釋詞云伊是也有也注意謂子雲之時蜀之
賢才無過嚴君平何云仲元然君平之名已著而仲元
之德未彰子雲旨在表微闡幽故不舉君平而舉仲元
也三國志秦宓傳云如李仲元不遺法言令名必論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　注隨時之義
治亂若鳳按即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謂治亂若

鳳本書問明篇文　注君子行德俟命而已按孟子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德草形相近疑此注德字乃法之誤或弘範所據孟子作德也　注言不慙行不恥孔子憚焉按本書修身篇文


疏十七終

吳 汪榮寶撰

君子卷第十二〔注〕夫君子之所以爲美布護蔓延在乎衆篇豈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注夫君至而已按法言篇目皆摘篇首語二字爲之此以君子命篇不必別有意義也布護蔓延竝疊韻連語分散周匝之謂

法言 李軌注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注〕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者音義弸中蒲萌切又普耕切司馬云學成道充言行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云云者音義

般音班。有中，丁仲切。按：般、羿並詳學行疏。吳云：輸般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行必有稱，音義無音，似謂如字。司馬云：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按：溫公音是也。稱，亦中也。荀子禮論：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楊注云：稱謂當其宜。中、稱並訓當，故此以爲互文。中、稱亦韻語。

注：弸，滿也。按：說文：弸，弓彊貌。引伸爲凡彊之稱。司隸校尉魯峻碑云：弸中獨斷，以效其節。弸中字用此，似即以爲彊中之意，疑本侯芭注。舊義弘範訓爲滿者，甘泉賦云：帷弸彋其拂汨兮。孟康云：弸彋，風吹帷帳鼓貌。是弸有充滿之意。古亦以憑爲之。離騷：憑不厭乎求索。王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憑即弸之聲轉，爲彭。易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引干云：彭亨，驕滿貌。俗字作膨。廣韻：膨脝，脹貌。

注：彪，文也。按：說文：彪，虎文也。從虎，彡象其文也。引伸爲凡文之稱。易蒙九二：苞蒙。釋文引鄭云：苞當作彪。彪，文也。

注：積行內滿，文辭外發。按：急就篇云：積行上究爲牧人。文辭當作文德。此承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而言，不專指文辭。文辭者，言之文；德行者，行之文也。樂記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注〕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司

馬云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按後漢書吳祐傳論云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即此文之義彼文懷太子注引法言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注〕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注〕械器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

航不漿衝不薺者說文轞陷敵車也經傳通作衝隸變作衝淮南子覽冥高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兪云薺當爲齊周官醢人以五齊七醢七菹之臡實之鄭注曰齊當爲齏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然則航不漿衝不齏謂樓航不可挹酒漿衝車不可盛齏醢也漿與齏以類相從作薺者假字耳按兪說是也此亦古舊相傳之語故云有諸北以薺爲齏者原文然也大器固不周於小者後漢書邊讓傳載蔡邕薦讓書云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蓋亦古有是語也　注械器也按說文械一曰器之總名　注航衝至不施按世德堂本脫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十一字此承宋吳本之誤宋云航衝之器

主一而用注謂杭衡無所不施反矣此據脫誤本妄生駁義也論語君子不器苞云器者各周不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注語本此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注〕允信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注〕道同於仲尼也

知言之要者廣雅釋言要約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知德之奥者國語周語韋注云奥深也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經傳釋詞云苟猶但也易繫辭傳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白茅何咎之有言但置諸地而已可矣而必藉之以白茅謹慎如此復何咎之有乎桓五年左傳曰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襄二十八年傳曰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苟字竝與但同義然則此亦訓非但知之而已又誠能履而行之也要奥蹈韻語孟子非諸子乎者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藝文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孟子十

一篇入儒家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者音義其知音智司馬云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按溫公說知如字是也問明云師之貴也知大知也李云大知者聖道孟子異乎不異者孟子題辭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符若此者衆焦疏云以孟子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譎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以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按孟子荀卿列傳有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居邠之語已以孔孟並稱此文云云直謂孟子之道同於孔子皆在邠卿以前然則以孟子似續孔子不自趙氏始理堂說疏矣 注允信也蹈膺也按允信履見蹈履廣雅釋詁文世德堂本此注入宋咸注中又膺作行

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侻也〔注〕彈駁數家侻合於教至于

子思孟軻詭哉〔注〕譏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注〕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迹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注〕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孫卿世德堂本作荀卿按孟子荀卿列傳云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常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索隱云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入儒家顏注云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子謝氏墉荀子序云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帝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邪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諱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

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中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胡氏元儀郇子別傳考異云謝東墅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於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尚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桀按謝說是也託名繆幟但取音近本無正假可言荀卿之為孫卿正猶宓之為伏圖之為圓楊之為揚袁之為轅為爰其例至繁不勝枚舉胡氏據元和姓纂佑卿乃郇侯之後以國為氏直書荀卿字為郇卿不知荀卿即出自郇國其文亦不必作郇蓋國名之施邑旁多後

起之字非本來如此至援陳田互稱諸例以爲戰國之末人有兩姓并稱荀卿之稱孫卿蓋郇伯公孫之後以
孫爲氏尤爲臆說陳田古音相同陳之或爲田亦聲近通用非二氏也孫卿非數家之書倪也者荀子非十二
子謂它囂即若外傳四作范睢魏牟陳仲史鰌外傳作田文莊周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也
音義倪他括切可也按廣雅釋詁倪可也說文無倪有娧好也當與倪同字宋吳本倪作脫至于子思孟軻
譏說者荀子非十二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
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
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困學紀聞
云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四庫全書總目云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
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
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說文惦

變也引伸爲詭詐怪異之義經傳通以詭爲之淮南子本經詭文回波高注云奇異之文也語於係卿與見同

門而異戶也者司馬云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四庫總目云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

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

也注識此則謬按世德堂本謬作乖詭注同出至乖詭按世德堂本戶異作異其戶乖詭上有有字注

前聖至仁義按孟子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注〕色純

曰睟牛玄騂白睟而角者音義牛玄騂白俗本作玄牛騂白說騂息營切睟而睟與粹同按宋吳本作玄

牛騂白義不可通又睟作粹檀弓夏后氏尙黑牲用玄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騂鄭注云玄黑類也

騂赤類也說文無睟蓋即粹之或體太玄以睟準乾即取乾德純粹之義玄衡云睟君道也范注云陽氣純也

又玄錯云睟文之道或淳或斑注云淳睟其道斑有文也明睟即粹也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集解云角者角

周正中犧牲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公羊傳僖公篇解詁引禮云祭天

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論語劉疏云：角繭栗者，言其堅細；角握以細小爲貴，故握角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君子全其德。世德堂本無其字。按：朱、吳皆以此章與上章相連說之。宋云：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吳云：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上文言聖人道大，不分門戶，此文義不相屬，蓋錯簡也。牛玄騂白以下四句，疑當在君子不械之下，合爲一章。試連上文讀之云：或問航不槳，衝不薺，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言君子德行純粹，非器械可比，即孔子以尙德許子賤，而以汝器稱子貢之意。或問君子似玉，又與君子全德之義相承。自篇首至此凡四章，皆論君子當以類相從也。至下文或曰仲尼之術云云，當在上章惟聖人爲不異句下。或人因揚子此言，疑聖人之道大無所施，故有是問。自或問孟子以下，歷舉孫卿、淮南、長卿、子長諸家之書，而折衷於仲尼，亦以類相從也。榮謂此數語自爲一章，本不與上文相屬，宋、吳穿鑿求通，因失此其旨。陶以爲錯簡，尤誤。注：色純曰睟。按：說文：粹，不雜也。廣雅釋詁：粹，同也。又釋言：粹，純也。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

形也〔注〕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君子似玉者詩小戎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鄭箋云念君子之德溫然如玉玉有五德也純淪溫潤者釋名釋水云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淪本訓水之文理引伸爲凡文理之稱淮南子體冥純溫以淪義與此同彼高注云淪沒也失之柔而堅者柔訓玉色堅訓玉質聘義云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鄭注云色柔溫潤似仁也栗堅貌是也玩而廉者司馬云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兪云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爲刓之假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刓之則圜楚辭懷沙篇刓方以爲圜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刓而不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刓刓斷無復廉鍔也然則刓而廉正與刓斷無廉鍔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耆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刓而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榮按說文劌利傷也義與刓斷相反不劌正即刓斷之訓刓而廉猶云不劌而廉用聘義文義而轉易其辭耳溫公以廉而不劌釋刓而廉證據精確由圜乃訓未得其義殊不可解隊乎其不可形也者音義隊直類切吳云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司馬云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兪

云說文心部㥌深也隙疑㥌之假字或學者多見隙少見㥌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榮謂隙當讀爲詩柏舟威儀棣棣之棣彼毛傳云富而閑習也新書容經云棣棣富也孔子閒居引詩作逮逮彼鄭注云安和之貌也注君子至備矣按聘義文

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注）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

或曰世德堂本作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者易序卦傳云泰通也周而不泰謂處博而有所不能通也用之猶牛鼠也者言聖之與庸猶牛之與鼠用聖道於庸衆猶以牛入鼠大小縣殊終不可合方言載子雲答劉歆書云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謂以玄擬易猶以鼠擬牛也義與此近蓋當時有此語也仲尼之道猶四瀆也者殷本紀引湯誥云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東爲江北爲濟南爲淮西爲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白虎通巡狩云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故稱瀆也釋名釋水云天下大

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風俗通山澤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植五穀也水經注河水篇云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經周通故有四瀆之名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者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按十六郡者金城朔方五原雲中西河上郡左馮翊弘農河東河南河內陳留濟陰宣帝更名定陶東郡平原勃海也又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九里按九今本誤七七千今本誤二千茲據說文繫傳所引正九郡者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廬江丹陽廣陵國也又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按四郡者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引易氏云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百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又引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亦謬也又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

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按沇者濟之異名說文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沛又云沛沇也四瀆之濟當作沛經傳通假常山濟水字爲之九郡者河東河內陳留梁國濟陰泰山濟南齊郡千乘也以今地言之黃河源出新疆巴顏哈喇山之麓爲阿勒坦郭勒水東渟爲札淩湖鄂陵湖自鄂陵湖引長東行經甘肅之西寧府蘭州府寧夏府自寧夏北行經內蒙古之西二盟自西二盟南行經山西陝西交界之處凡經山西之歸化城保德州太原府汾州府隰州平陽府蒲州府陝西之榆林府綏德州延安府同州府自蒲同之間出而東行經山西之解州河南之陝州河南府懷慶府衛輝府開封府自開封府北行經山東之曹州府東昌府濟南府爲大清河入海舊自開封府東南行經山東之曹州府江蘇之徐州府淮安府入海今爲淤道其江淮入海之道則江之水出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北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即古嶓山流經茂州成都府眉州嘉定府敍州府瀘州重慶府忠州夔州府湖廣之宜昌府荆州府岳州府武昌府漢陽府黃州府江西之九江府江南之安慶府池州府大平府江寧府鎮江府常州府諸境至北岸通州南岸蘇州府昭文縣境入海淮水出河南桐柏縣桐柏山東流經羅山縣眞陽縣息縣固

始縣光州又入江南界經潁州府霍丘縣潁上縣壽州懷遠縣鳳陽府臨淮縣五河縣盱眙縣泗州至清河縣
黃合於河經山陽縣阜寧縣安東縣至雲梯關入海今河於山東入海不與淮合河雖未復禹時之故道而淮
則與古潕殊矣若沛水之道則變遷最劇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不特入河以後禹貢舊迹不可考即所謂東流為沛者自王莽時溫之故瀆枯絕其流亦非禹迹之舊今山東
大清河小清河蓋有沛水混淆北開而名實俱異矣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者它沱下本作他按間道篇他
字均作它此文世德堂本亦作它今據改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者綱紀亦經營之意說文沱江別流
也按江水行至今四川成都府灌縣西別流為沱東經郫縣北又東經新繁縣南又東經成都縣北又東經新
都縣南又南經金堂縣南又東南經簡州北又東南經資陽縣西又南經資縣西又南經富順縣東又東南經
瀘州北又東南與江水合其西北諸流之入于沱者會典四川水道圖說云沱江又分數道而東合綿陽河雒
水又東南逕資州曰中江合珠溪又曰雒江又經敘州府合榮溪橋河是也說文漢漾也東為滄浪水按漢水
有二一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者為漾至南鄭縣西為漢東流至湖北鄖陽府均州為滄浪水又

東南流至漢陽府漢陽縣合於江此爲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之漢一出今甘肅秦州嶓冢山者其下流爲嘉陵江今謂之西漢水因而禹貢之漢謂之東漢水此文之漢當指禹貢之漢而言西北諸流之淪于漢者戴氏祖啓陝甘資政錄云南山之南經流爲漢其支流之大者爲灃水沮水褒水濂水湑水洋水木馬河饒風河月河閭河洵河丹水甲水而皆入於漢是也吳云西北之流水經東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司馬云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按綱紀夷貉對經營中國生文或入于沱或淪于漢對終入大海生文綱紀夷貉喻其所灌溉者陋入于沱淪于漢喻其所歸宿者小意義相承司封以爲二事失之其注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按莊子逍遙游云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御覽九百十二引尸子云使牛捕鼠不如猫狌之捷注義本此然正文止云牛鼠注增捕字爲解於義未安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注〕實錄不隱故可采擇淮南鮮取焉爾〔注〕浮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注〕或出經或入經

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注〕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者本書問神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是淮南太史公皆不合於聖人而於二家之中求其言有可用者則太史公為眷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者皆義鮮取悉踐切下鮮儷同宋云司馬遷雖雜備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如各本作於與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與云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司馬云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槩按史記於本紀則斷自五帝而不取洪荒之前支離之說於列傳則以老莊與申韓同篇而云申商慘礉少恩原於道德之意又述周末諸子則推崇孟荀而於鄒衍諸家多有微辭於自序述春秋之義則元本黃生又諸敘論往往折衷於孔子凡此之屬皆是史公特識故云聖人將有取焉謂聖人復起將有取於是也若淮南雜家其文雖富然泛濫而無所歸依足為呂覽之傳

去史公遠矣故云鮮取焉留必也儒乎者吾子云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問道云云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然則評論百家之是非惟以六藝之言孔子之術爲斷合乎此者有取不合乎此者則無取之也言乍出乍入淮南也者謂淮南之言時而近正時而乖詭近正者入於儒乖詭者出於儒也淮南子要略自述其著書之旨云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論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此淮南不專一家之意彼自謂應變通類正子雲所謂乍出乍入者也西京雜記云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彼文一出一入謂其行文之或顯或幽猶解嘲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與此文出入字異義然則同爲子雲評淮南之語而褒貶不同者彼自實其文辭此則裁以義理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即文麗用寡之義漢書敘傳云文豔用寡子虛烏有班語本此多要不忍子長也者宋云選之學不專純於聖人

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不忍之棄之吳云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序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者司馬云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多棄謂仲尼多愛謂信而好古愛義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注〕苟非所能自可闕又以巫鼓〔注〕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詼誕以自大假不學而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者宋云非經謂之傳按音義於傳書無音似讀如字依宋說則當讀直戀切宋讀是也孟子云於傳有之詩靈臺孔疏引作書傳有之傳書即書傳耳俞云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即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按俞說是也廣雅釋詁果信也信實同義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者又各本皆作人也晉義人以巫鼓天復本作又以巫鼓按此形誤

之顯然者今據訂正巫讀爲誣誣鼓謂誣妄鼓扇言僅僅不貫則亦已矣又從而誣妄鼓扇焉故其害爲尤甚也　注苟非所能自可爾按孟子君是以不果來也趙注云果能也弘範訓不果爲不能故云爾然傳書之不能於義未洽當以俞解爲長　注巫鼓猶妄說也按曾子問故誣於祭也鄭注云誣猶妄也巫誣古通　注一曰至之義按弘範以乃復云云釋又以巫鼓是其所據本人作又之證爾情見學行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注】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注】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後漢書來歙傳章懷太子注引炳作明按此蓋因後漢避沖帝諱所改王元長曲水詩序李注引作炳下文初則炳同此亦古有是語故以爲問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者爾雅釋言渝變也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注】天縱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

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注〕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注〕所以應無方也

箋聖人之多變也者宋云言五經支離萬物錯綜聖人因多變者司馬云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道因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子游子夏得其書也者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皇疏引范甯云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未得其所以書也者公羊傳昭公篇徐疏引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宰我子貢得其言矣者論語云言語宰我子貢范云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孟子云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未得其所以言也者論語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者閔子騫世德堂本無騫字音義其行下孟切下以行行言行同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范云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孟子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按此惟稱顏閔不及二冉者辭之省猶

孟子舉冉牛閔子顏淵而不及仲弓也未得其所以行也者本書問神云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司馬云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按此言孔子之與天合德雖七十子之秀者猶不能神而明之所以極形生民未有之盛非謂六子學而未達其本原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之天

其少變乎者吳云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注天繼之也按論語文劉疏云風俗通窮通篇引問天之奐盛於聖似以繼之為句按此注亦以繼之為句是古讀如此

注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按吳胡部郎玉縉云注文聖人二句未詳所出竊謂聖人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之謂神是為妙以外往猶云超以象外也諸賢亦步亦趨之遊方之內是以為以方中來猶云得其環中也方者道也常也下注應無方訓無常道即方中之方無方即妙外矣

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

也者太玄文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范注云如川之流從所投也然則自恣謂恣意所之無復常範司馬云則同者異理或相違榮謂聖人言之多端謂若三世異辭之類所謂春秋無通辭也子未觀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者孟子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一猶或也詳重黎疏或東或北言有曲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者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詘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衆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不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此君子立言不欲直往之義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者水直往則有決溢之患君子直情徑行則有顚蹶之憂水不逆防則紆迴曲折而終可以至於海言不召禍則婉約遜順而終得以通於道也

君子好人之好〔注〕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注〕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注〕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注〕物好而不識彼音義好人呼報切下同小人好己之惡世德堂本作好己之好注我惡而不自知按世德堂本我惡作我名物注物好而不識彼按世德堂本物好作物物物皆誤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注〕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注〕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注〕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爲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注〕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子於天下則誰與者司馬云與許也

按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注解爲當唯與己俱皇疏引沈居士云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己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也言許己以麤近也此問文子擬論語正以誰與爲與許之義即沈說所本與夫進者乎者老氏之學貴止貴退故曰進道若退又曰知止不殆此欲明其敝故設論

以起問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者老子云跂者不立河上公注云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
可久立身行道也即此或問之意進而進退而退者與云禮進則進義退則退司馬云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
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按溫公說是也下云進進則聞命矣此承進而進言
之也云請問退進此承退而進言之也日學學而不自知勸者也世德堂本無自字言義勸與倦同進進則聞
命矣世德堂本進進作進退誤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者言義儷言麗與云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司馬云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按以
退為進謂在陋巷之中而有為邦之問孔子謂唯我與爾有是夫故曰天下鮮儷焉何少於必退也世德堂本
少作小按少小義同司馬云楊子謂聖人不逝於世不離於羣是小必退按必退者老氏之旨上文言與夫進
者即少必退之謂言以退為進則與老子同符何故少之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世德堂本兩句皆有也字錢
本兩句皆無也字今依治平本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者孟子云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按論
語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季長語本此　注後名而名先按老子云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注言少雙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士昏禮儷皮鄭注云儷兩也故以鮮儷爲少雙

注必苟也按論語毋必集解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必是必有專義苟猶但也詳經傳釋詞與專義

近故訓必爲苟也胡云必茍也乃从羊省之茍非从艸之苟廣雅釋詁必敕也說文部首茍自急敕也爾雅釋

詁亟速也釋文字又作茍同居力反經典亦作棘同訓必爲茍蓋訓急於進急於退者也按緩之說亦通李

注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按文言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注〕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論故問曰

作此者其有懼乎〔注〕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信死

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

賤者齊同等皆互文齊等亦同也司馬云莊列之論如是按莊子天地云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
生同狀列子仲尼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皆齊死生同
貧富等貴賤之說作此者其有懼乎者司馬云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等則吾以聖人爲謷謷者皆義謷謷五刀切司馬云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
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謷謷然煩言耳　注齊死至故謂按世德堂本無此注莊子
內篇齊物論第二嵇叔夜卜疑云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嵇中散集夏侯孝若莊周贊云遁時
放言齊物絕尤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劉越石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選皆以齊物連
讀與此注同困學紀聞云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引張文潛云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
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王氏先謙莊子集解云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又引蘇輿云天下之至紛
莫如物論則皆以物論連讀榮按齊物論云萬物一馬也又云萬物與我爲一正齊物之義謂之論者猶荀子

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耳當以舊解爲正注懼者至悉也按此亦弘範右道左儒之常言

通天地人曰儒〔注〕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注〕伎藝偏能通天地人曰儒者繁露立元神云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又王道通三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按仲舒云通天地人謂之王子雲云通天人曰儒者學記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本書學行亦云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即其義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者說文技巧也古通作伎伎謂一端之長荀子解蔽云凡人之悲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楊注云一曲一端之曲說也伎即曲也此承上章而言解蔽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本書問神云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懲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即蔽於天而不知人之說乃一曲之論非經德之言也注道術深奧世德堂本道術作道業按道術字屢見莊子天下作道業誤也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注〕人理云云萬

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

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者司馬云作爲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按此起下文之辭愛敬者己之所爲也仁與禮者人之所名也自愛自敬者己之所以求愛敬也人愛之人敬之者人之所以報自愛自敬也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世德堂本而後字皆作然後自愛仁之至也云云荀子子道云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自愛者仁之極致推之於敬義亦同也　注人理云云按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河上公注云芸芸者華葉盛云云即芸芸言蕃變也　注無不由我以名彼者按世德堂本名作明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

人以其仁〔注〕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

龍龜鴻鵠不亦壽乎者淮南子墜形云龜食氣者神明而壽意林引此下有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桂氏說文義證龍篆下引莊述祖云鐘鼎文龍字從辰巳之巳巳爲蛇象龍蛇同類抱朴子對俗引玉策記云蛇有無窮之壽初學記三十引洪範五行傳云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說文鴻鴻鵠也又鵠鴻鵠也王氏句讀云鴻鵠二字爲名與黃鵠別此鳥色白異於黃鵠之蒼黃也博物志云鴻鵠千歲者皆胎產按爾雅翼云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鶴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鵠蓋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即鶴也鵠鳴哠哠鶴鳴哠哠鶴也以龜龍鴻鵠爲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鵠神異經鶴國有海鵠其餘諸書文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不知鴻鵠合二言爲一名與鶴異之物書傳或單言鴻或單言鵠則稱鳳皇之單言鳳麒麟之單言麟乃文辭之省劉孝標辨命論云龜鵠千歲李注引養生要論今本脫論字云龜鵠壽千百之數性今本誤作注壽之物也後人習聞鶴壽每以鵠爲鶴字之誤然此文鴻鵠連稱明不得以爲鴻壽鶴羅說

殊謬物以其性人以其仁者論訢仁者壽中鑒嫌俗云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中居正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仁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中論天壽云或問
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天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
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既歿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按精疑精之
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因自朽弊銷亡之物壽與不形與下同德義令問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
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北海孫翱以爲死生有
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
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
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昔者帝
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

年壽不爲天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顏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爲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鉤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按悅幹二書並解仁者壽爲自然感應之理義甚精卓然下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云云則與爽說同符此文人以其仁亦即死而不朽之謂不必指形體言也注物性至窮也按此即中論所引荀爽之說深得子雲之旨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虙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注〕彙類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爲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

也者忠孝之問也〔注〕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

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注〕偟暇人言仙者有諸乎者釋名釋長幼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北制字人旁作山也按說文作僊長生僊去也從人䙴聲有諸乎秦校云乎當作曰按此以下爲子雲答問之語故秦疑乎爲曰字之誤然各本有諸下皆有乎字似非誤文古書有兩人之辭而中省曰字例說已詳前吁吾聞虙羲神農歿云云者世德堂本吁字上有曰字此不解古書義例而臆增者虙羲治平本作宓羲世德堂本作伏羲按音義出虙音伏是舊本作虙今據改間道作伏犧說詳彼疏繫辭云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此作歿者歿正字沒通用字爾雅釋詁殂落死也今云殂落而死者而之言與也及也詳見經傳釋詞堯典於堯稱放勳乃殂落於舜稱陟方乃死故兩舉之書不及黃帝今云黃帝堯舜者推類言之白虎通崩薨云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云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孟子云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趙注云書曰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畢文王葬近於鄗鎬也周本紀云武王上祭於畢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又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按在今陝西西安府咸

寧縣南或誤以爲在咸陽畢陌則秦悼武王葬地前人辨之已詳具見焦疏後漢書蘇竟傳載竟與劉龔書云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天助也陳氏今文經說考云竟通今文尚書此所引

正說此經之事馬用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解異按子雲說經俱用今文此云文王畢即本今文太誓明以畢

爲文王墓地邠卿亦用今文北說與法言同則季長此義之非古文家說可知蘇竟天網之解疑出大小夏侯

氏夏侯氏長於災異之學故好以天文爲說子雲於書用歐陽下篇鏑虎桓桓可證則以畢爲文王墓乃歐陽

書說樸閻以爲古文誤矣水經注泗水篇引說題辭云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按白虎通崩薨文同惟

黃玉作魯君之璜玉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冢墓記云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南北

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也金樓子志怪云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

按魯城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孔林在今縣北二里據以上所引則虙羲神農歿本繫辭堯舜殂落而死本堯

典文王畢本太誓說孔子魯城之北本春秋緯並經典明文信而可徵者故統云吾聞也獨子愛其死乎者愛

猶吝也孟子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趙注云愛嗇也朱子集注云愛猶吝也非人之所及也者孟子云云是謀非吾

所能及也即其義仙亦無益子之業矣者司馬云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按申鑒俗嫌云或間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苟詁全本此文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者吳云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司馬云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當見實死也世無仙則焉得斯語者稱叔夜養生論云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與此或問惡同詁乎者非亹亹也與惟亹亹爲能使無爲有者亹亹音見前吳云亹亹然方士之慮語爾亹亹之多則能使無爲有也司馬云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者承上文名生實死而復發間以窮其說也無以爲也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朱子集注云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有與無非問也者宋云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者論語云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忠孝者事人之大本學者之所當問惟此而已忠臣孝子僊乎不僊者音義僊音皇宋云忠臣蹇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父何暇其仙乎按此章亦譏王莽之辭莽傳天鳳二年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

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犢車上人擊鼓以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僊物也然則莽晚年頗好神仙之事亦子雲所及見故有此文言然莽色取仁而行違不惜倒行逆施躬爲篡弑及至毒流海內長欲與之偕亡而惜乃晏然用狂人之言思保其一日之命人倫道絕而獨愛其死則眞非人之所及矣　注彙類按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虞注云彙類也世德堂本無此注乃因宋注有此語而刪李注此條也　注僊暇按爾雅釋言文今毛詩多作遑僊遑並說文所無表記引詩皇恤我後則僊暇字古止以皇皇爲之也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注〕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注〕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楊子之談亦猶此義壽可益乎曰德者司馬云惟修德可以益壽按此即不朽有三太上立德之義中論所謂聲聞之壽也修短數也非人力所能爲而聲聞之壽則可

以令德致之是惟德可以益壽也回牛之行德矣易壽
之不益也者語祥問明疏德故脩者宋云庸以長生爲
壽聖以不朽爲齡顏冉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云殘牛之
賊也焉得爾者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焉得爾世德當本得作德命云當作焉得爾成曰言假
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
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按治本本正作
得纂圖互注本亦同竝不誤曲圖備據世德堂本爲說
疏矣殘賊或壽者論衡命義云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
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命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
壽終是殘賊或壽也按此文殘賊字亦有所指非以地
皇四年誅死年六十八此文如發於天鳳二年非造華
蓋言登仙之時則非作已六十行甚於一夫而誅伐之
事未至似天道有不可盡知者故設此間彼妄也君子
不妄者言殘賊之人縱得壽考亦幸免而已幸免之生
非君子所貴也　注言復甚也按胡云李意回牛而如
殘賊將幷所得之壽而益少之故曰言復甚也　注論
語至此義按法言此文正用論語義爲說而字作妄者
蓋讀罔爲妄也彼苞注云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以罔
爲誣罔與子雲義異朱子集注引程子云罔不直也則
讀爲枉桀按孟子此亦妄人也已矣趙注云妄人妄作
之人無知者然則妄之生即無知之生所謂與禽獸奚

擇也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注］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知死生之說也論衡道虛云有血脈之類無不有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惟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年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按仲任此說反復詳明足證法言此文之義注因論至說也按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孔疏云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生死之數也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虞注云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彼釋文要于遙反

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注］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眞然後可以訓物況乃

其身之不誠又安能諭諸人哉司馬云盡誠於人曰忠按荀子禮論其忠至矣

楊注云忠誠也反於誠謂之欺此文忠欺對舉故溫公以誠釋忠 注夫至至人哉按大學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疏十八終